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幼年時代

(上)

高爾基著

陳小航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幼年時代

第一章

在一間狹窄陰暗底房裏，我父親，穿着很長底白衣服，躺在窗下的地板上。他底赤足的手指異樣地伸張着，靜止底兩手和平地攤在胸上，手指是彎曲着的；他底快活底眼睛被兩個銅元的青圈子緊緊地圍着；他的沉靜底臉上已失了光澤，而且我害怕他那樣露着牙齒的醜像。

我母親，只是半身穿着紅圍裙，跪着，用我常常愛拿來劃西瓜皮的那樣黑梳子在梳我父親的柔軟底長髮；從額上到項背；她用低而粗啞底聲音不休地訴說着，浮腫底眼睛好像一定要被連續底淚流沖洗乾淨似的。

用手抱着我的是我祖母，她有一個大圓頭，一雙大眼睛，一管海綿似的鼻子——一個面色暗澹，性情溫和，而非常有趣底人。她也在哭，她底哀痛和我母親底適當地配合着，她戰慄着把我

推到我父親面前；可是我害怕而且難過，執拗地往她這一面藏躲自己；我從前沒有見過大人們的哭泣，也不懂得祖母說了又說的這幾句話：

『和爹爹告別呀。你永遠不能再見他了。他死了——還不到死的時候。』

我曾經害了大病，剛剛纔離開牀，我還完全記得：我初病的時候，我父親常常在我周圍快活地忙碌着，後來他忽然不見了，而代替他的是我祖母，一個陌生底人。

『你從那裏來的？』我問她。

『從上面來，從尼忌尼來，』她回答：『可是我不是走來的，我是坐船來的。在水上是不能走的，你這小鬼。』

這真好笑，想不通而且不對；上面是樓，那里住着一個有鬍子底，漂亮底波斯人，地窖裏是一個老而黃底蒙古人，那賣羊皮的。一個人可以騎着扶梯欄杆到上面去，若是滑跌了就會滾下來。這是我經驗過纔知道的。那裏是有水的地方呢？這全是不對底，有趣底胡說。

『還有我爲什麼是一個小鬼呢？』

「爲什麼因爲你太吵鬧，」她笑着說。

她說得又好聽又有趣而且高興，從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要好；現在我對她的唯一要求是趕快把我送出這房間以外。

我母親緊抱着我；她的眼淚和呻吟在我心中產生一種新奇底不安的感情。我定一次看見她像這樣子。她平常外貌是一個寡言的莊嚴婦人；簡潔，滑澤，強健的體格就像一匹馬，有着近於蠻悍的身軀和強壯得可怕的手臂。但是她現在浮腫了，忐忑着，而且完全頹喪了。那平日戴着繁飾的大帽子而且結束得很好的頭髮，現在紛落在她的裸肩上，披拂在她底臉上，還有一部分拖曳在我父親的沈睡底臉上。雖然我在這房裏已經很久，她卻沒有正視過我一眼，她哭泣着，哽咽着，除了替我父親理髮而外，什麼也不能做。

此刻，幾個微黑底掘墓人和一個兵士在門外向裏面窺看着。那兵士厲聲說：

「現在就送出去吧！快點！」

作爲窗幕的黑巾，在風裏搖動着好像一面帆。我知道這個是因爲有一天我父親帶我到一

隻帆船裏，並且那裏還突然來了一聲霹靂。他笑了，抱我在膝上，大聲說：『沒有事。別害怕，里克！』

忽然我母親重跌在地板上，但是立刻又翻轉仰臥着，在灰塵裏扯拉他的頭髮；他的蕭穆底白臉變爲青灰色底了，而那露着牙齒的樣子宛如我父親的一樣，她用可怕底音調說：『關上門！

……阿里克先……出去！』

我祖母把我推在一邊，跑到門上喊說：

『朋友！不要怕；不要管爲耶穌的愛，走開吧。不是霍亂症，這是生孩子……請你們走開，好人們！』

我藏我自己在一個暗角的一隻箱子後面，從這裏我看見我母親怎樣在地板上打滾，嘶喘，咬牙切齒；我祖母跪在她旁邊親愛地，鼓勵地談着。

『憑了天父和天子之名……忍耐，伐利沙聖母呀！我們的保護者！』

我駭壞了。他們在接近我父親的地板上爬來爬去的，觸動他，呻吟着，叫喊着，可是他全然不動而且確乎在微笑着。這地板上的爬行延長了許久，我母親好幾次站起來又倒下去，而祖母在

這房裏滾出滾進的好像一個黑底軟底大皮球。忽然有一個孩子底哭聲。

「謝謝上帝！我祖母說：『是一個男孩！』他燃起一支燭。

我必定是在那角落裏睡着了，因為別的事我就全不記得了。我所記得的第二個印像是雨天的墳場底荒涼底一角。我站在一個油滑底黏土丘旁邊，看進那拋置着我父親底棺材的坑裏面，那坑底上有一些水，也有幾隻蛙，而其中兩隻竟自跳在棺材底黃蓋板上。

立在墓旁的是我自己，祖母，一個濕透了的司禮人和兩個帶鏟子的不幸底掘墓人。

我們全都被那像玻璃珠一樣落下來的水雨濕透了。

「填滿了墓穴，」司禮人命令之後，走開了。

祖母開始號泣了，用她戴着的頭巾底一角遮住她底臉。那掘墓人深深彎下腰去，開始迅速地拋土塊在棺上，把那些在墓穴兩旁跳躍着的蛙，也打落到底裏去了。

「跟着來，列那，」祖母撫着我的肩頭說；可是我擺脫了她底手，不願意走開。

「還有什麼呢，唉，主呀！」祖母怨喃着，一半是爲我，一半是爲上帝，她垂頭喪氣地默默站了

好一會。

墳已經埋好了，她還是立着不動，一直到掘墓人把鏟子鏗鏘一聲拋在地上，一陣輕風忽然飄過，分散了雨滴；然後她纔用手挽着我，引我到遠處的一座教堂裏去，那條路的兩旁立着許多黑十字架。

「你爲什麼不哭？」當我們出了墳場的時候，她問。

「你應該哭呀。」

「我不想哭。」是我的回答。

「好，你不想就不必，」她和氣地說。

這使我大吃一驚，因爲我很少哭，而我哭的原因與其說是哀愁不如說是憤怒；況且我父親常笑我哭，當我母親呵着「你還敢哭！」的時候。

此後我們坐上四輪馬車，經過一條寬而污穢的街道，兩旁排着黑紅色的屋宇。

當我們前行的時候，我問祖母，「那些蛙還能出來嗎？」

「不！」她回答，「上帝保佑牠們！」

我回想我父親和我母親從來沒有把上帝唸得如此多而且熟。

.....

幾天之後，我母親和祖母帶我上了一隻汽船，我們住在一個小房間裏。

我的小弟弟馬克生是死了，躺在角落裏的桌上，用白布包着，紅帶捆着。我爬在包裹和箱子堆上，從一個好像一隻馬眼睛似的圓洞裏往外看。混濁多沫的水不停地從船的一面直往下流。有一次那水猛然沖在玻璃上濺着我，我不自覺地往地板上一跳。

「不怕，」祖母說，輕輕地把我抱在慈愛底手中，從新安放在包裹堆上。

灰色潮濕底霧籠罩在水面上；每時每時有一段朦朧底地面纔一出現在遠方，又消失在濛霧和水花裏了。我們周圍的事物似乎都在搖動着，只有我母親，兩手疊在頭後面，穩定地靠在牆上，一張毫無表情的面孔冷嚴得像鐵一般。她這樣站着，沉寂地閉着眼睛，我覺得她好像一個和我全然不相識的人。她那件外衣也成爲生疏底了。

我祖母屢次向她溫婉地說：「伐利亞，你不要吃什麼嗎？」

我母親既不響也不動。

祖母對我說話是清言細語的，對母親卻用大聲說，而同時是小心地，怯弱地，並且很少。我想她是怕母親的，這很有理，使我和她更加接近。

「沙拉妥夫！我母親突然可驚地厲聲叫起來。『水手在那裏？』

奇怪新鮮的字！沙拉妥夫？水手？

一個寬肩，灰頭底人物穿着藍衣進來了，把擡着的一個小箱子遞給祖母，她就把我弟弟底身體安放在裏面。然後她伸着手把箱子及附帶物擡到門前；但是，啊呀！真肥大，她只有側着身子纔能够走過窄狹的艙門，於是狠狠地站在那裏躊躇着。

「真是媽媽！」我母親不耐煩地說，把小棺材接了過來。當我留在艙裏照顧那藍衣人的時候，她倆都已不見了。

「好，伙計，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？」他彎下腰對我說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一個水手。」

「誰又是沙拉妥夫？」

「沙拉妥夫是一個鎮。由這窗裏往外看，那就是！」

從窗裏一望，那片陸地似乎在搖動；牠躺在霧裏發着汽，片段地模糊顯現着，使我想到剛從大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小麵包。

「祖母那里去了？」

「埋她的小孫子去了。」

「他們是去埋他在地裏面嗎？」

「是，自然是。」

然後我告訴水手，有幾隻活蛙和我父親一起埋葬了。

他舉起我，擁抱而且親嘴，大聲說：「唉，可憐的小傢伙，你不懂事啊。該憐憫的不是那幾隻蛙，

而是你母親。試想想她給憂愁怎樣地壓倒了。」

一會，上面來了一陣噙噙的呼號。我知道這是汽船的聲音，我不怕！可是，那水手卻慌忙把我放下，衝出去了，喊說：『我要趕快走了。』

逃的欲念捉住了我。我冒險走出門去。這外面的陰暗而狹窄底地面是空虛的，附近有着扶梯上銅欄的閃光。往上一看，人們都拿着行李包裹在手上，顯然是要離開這船了，這意思就是說我也得離開。

但是當我出現於船腰的時候，混在農夫的羣中，他們全都對我叫了起來。

『這是誰家的？是誰家的？』

沒人知道。

他們在我周圍儘是推着擠着，一直到那灰頭髮的水手出現了，他纔抱住我，並且對衆人加以解釋。

『這是阿士圖拉康地方的孩子，從艙裏來的。』

他帶着我奔到艙裏，把我放在包裹堆上，去了。臨走的時候搖着手指向我恐嚇說：『我要給你一點東西！』

上面的聲音漸漸小而又小。船停止了搖擺，水的力也不激動了。艙窗是用潮濕底板關閉着的；裏面是黑暗和不通氣。那些包裹似乎逐漸長大了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；這真可怕，我纔疑惑我或許要被永遠拋棄在這空虛的船裏。

我走到門邊，但是門沒有開；那銅門紐不讓我轉動，所以我拿起一個牛奶瓶，用力敲牠。唯一的結果是瓶子碎了，牛奶潑在我的腿上，流進靴子裏面。受了這失敗的打擊，我放身在包裹上，悠悠地飲泣，以致睡着了。

我醒來的時候，船又在動，艙窗像太陽一樣的明亮。

祖母坐在我旁邊，梳她的頭髮，而且皺着眉咕嚕些什麼。她有非常多的頭髮，拖在肩上，胸上，膝上，甚至觸着了地板。牠是深藍色底。她一隻手從地板上把牠提起，很不容易地拿攏來，她用一個幾乎沒有齒的木梳去分解那糾結的髮。當她的臉裹在散髮裏顯得可笑底小的時候，她底嘴

唇撮着，黑眼閃着發狠底光。她的表情幾乎是怨恨，而我問她為什麼有這樣長頭髮的時候，她卻用照常和悅的聲調答說：

『上帝給我這個是當作一種懲罰的……就是梳的時候，你看這樣！我年輕時候矜驕這馬毛，現在老了，我詛咒牠！可是，你睡罷，還很早呢。太陽剛出來。』

『我不要再睡了。』

『很好，那末就不睡，』她立刻贊成，挽好了頭髮，擡頭一看我母親仰面直躺着的牀位。『昨晚你怎麼打破了那瓶子？告訴我，悄悄地。』

她常常這樣談着，那特別諧和的字句在我的記憶上生了根，有如香豔不謝之花。當她笑的時候，那美的黑眼的雙瞳張大了，射出不能形容底消魂的光輝，堅固底白牙也是晶瑩可愛的。除了許多皺紋和棕色的面容而外，她有一種年青漂亮的姿態。

損壞她底美的是那球莖似的鼻管，和爲聞鼻煙的習慣和愛喝酒而紅了的唇。她底外貌是暗澹的，但是她的內面照耀着不能磨滅底快活底熱情的火焰，這顯示在她的眼裏。雖然她僵僵

了，幾乎駝背，而她的行動很輕軟，無論如何她都像一隻巨貓，並且也和那馴良動物一樣溫柔。

一直在她加入我底生活以前，我似乎在睡覺，隱匿在蒙昧裏；可是她的出現，驚醒了我，引我到白日之光下。她用一股單線把我所有的印象全都聯貫起來，織成多樣顏色的一幅雛形，因此使她自己成爲我底生活的贊助者，與我的心最接近者，我所知之中的最親最善者；而她的對於一切的無私之愛豐富了我，造成我對於艱難生涯所必需的力量。

.....

四十年前船是走得慢的；經過一段長時間我們纔到尼幾尼，而我將永世不忘這些充滿了美的日子。

好天氣已經開始了。從早到晚我跟祖母在艙面上，在清天下面，從容地流動於伏爾加河的鍍金底秋色的兩岸之間；這鮮亮的紅汽船，用長繩拖着一隻貨船前進，牠起落在灰藍底水上的時候，發出許多呻吟的回響。這灰色的貨船，使我想到一個木蛋。

不知不覺中，太陽已經漂浮在伏爾加河上。我們每時每時都在新光景中；青山的起伏好像

是富麗底大地之衣的褶疊；兩岸立着城鎮和鄉村；金黃的秋葉漂浮在水上。

『看這全都多麼美呀！』祖母每刻都歌詠着，徘徊着，滿面春風的，眼睛因歡悅而張大了。她屢次望着岸上出神，把我忘記了；她立在艙面上，位手抱在胸前，默默地微笑着，眼裏含着淚。我這纔去拉她底黑細花的麻布裙。

『啊！』她一驚，叫了。『我定然是睡着了，在作夢呢。』

『你爲什麼哭呢？』

『爲歡悅和年老，親愛的，』她回答，微笑着。『我老了，你知道——六十年在我頭上過去了。』撮起一點鼻煙，她開始告訴我一些希奇的故事，關於善心的強盜們，聖徒們，以至各種野獸和惡魔的。

她溫柔地，神祕地談着，臉挨着我底臉，圓睜底眼睛釘住我，如是切實地鼓動着我內部正在生發着底力氣。

她談得越久——寧可說是唱——她的字句越流暢。聽她談話有不能形容底快樂。

我聽了又要求別的一個，我所得的是：

「爐子裏面住着一個老妖怪；有一次一個木刺截進他底爪子裏面，他擺來擺去地呻吟，啊，小傢伙，疼得好厲害；啊，小傢伙，我受不了！」

她提起一隻腳抱在手上，搖擺着牠，有趣的皺着臉，好像她自己受了傷似的。

站在周圍的船夫們——有鬍子底，好性情底人們——聽着笑着，並且稱讚這些故事，說：「那末，祖母，再講一個給我們。」

後來他說：

「來，同我們吃晚飯。」

晚餐的時候，他們待她麥酒，待我西瓜；這是祕密的，因為有一個人，在船上走來走去地禁止吃水果，常常把牠拿來拋在河裏。他穿得好像一員官一樣，常是醉醺醺的；大家都迴避他。

我母親很少來到艙面上，而且站在離我們最遠的一面。她總是沉默的。她底大而挺拔底身體，嚴肅底面容，以及重疊着王冠似的華髮——這一切都結實而堅固，我覺得她好像是包裹在

霧裏，或透明底雲裏，她從那裏面用像祖母一樣的大灰眼睛漠然地觀看着。

有一次她正色說：

『人家都笑你了，媽媽！』

『上帝保佑他們！』祖母答應，完全坦然地。『讓他們笑吧，祝他們好運氣。』

我記得當望見尼幾尼的時候祖母所表現的孩子氣底喜悅。她握着我底手，把我拉在一邊，叫道：

『看啊！看何等的美麗！那是尼幾尼，那是那裏有些神奇底東西。看那教堂。牠不是好像有兩隻翅膀麼？』她回望我母親，幾乎是在哭着。『代利沙，看，你不看麼？來這裏！你似乎忘記了這裏的一切。你不能表示一點喜悅麼？』

我母親皺了皺眉，苦笑了一下。

當船到了這兩河之間的美好底鎮市外面的時候，河裏塞滿了船隻，聳立着無數底細桅，一隻載滿人衆的大船漸漸靠近我們來。